

目 录

关于“与抗战无关”

编者的话	梁实秋 (3)
“与抗战无关”	罗 荪 (5)
“与抗战无关”	梁实秋 (7)
再论“与抗战无关”	罗 荪 (9)
谈“抗战八股”	宋之的 (12)
正告梁实秋先生	林子展 (14)
一般或特殊	沈从文 (17)
论“无关”抗战的题材	张天翼 (21)
文学的堕落	梁实秋 (29)
文学运动的重造	沈从文 (35)
关于“文艺政策”	梁实秋 (43)
文学之贫困	施蛰存 (48)
“拿货色来看”和“文学贫困”论	杨 华 (52)
——文学时论之五	
新文艺的使命	郭沫若 (55)
——纪念文协五周年	
“无关”与“忘了”	茅 盾 (62)

关于暴露与讽刺

- 暴露与讽刺……………茅 盾 (67)
- 关于《华威先生》赴日……………张天翼 (68)
- 作者的意见
- 论文艺上的消毒与肃奸工作……………沙介宁 (71)
- 我谈暴露和讽刺……………卢鸿基 (77)
- 关于《华威先生》出国及创作方向问题……………周 行 (80)
- 一味颂扬是不够的……………吴组缃 (87)

关于民族形式与大众化

- 关于“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座谈会记录……………赵象离等 (91)
- 文艺大众化提纲……………齐 同 (103)
- 旧瓶释疑……………何 容 (114)
- 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陈伯达 (118)
- 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艾思奇 (122)
- 论诗歌的民族形式……………萧 三 (130)
- 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周 扬 (136)
- 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向林冰 (146)
- 民间形式的运用与民族形式的创造……………向林冰 (150)
- 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 ……葛一虹 (162)
- “民族形式”商兑……………郭沫若 (168)
- 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黄芝冈等 (181)
- 关于民族形式问题敬质郭沫若先生……………向林冰 (195)
- 论争中的民族形式“中心源泉”问题……………罗 荪 (214)
- 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茅 盾 (230)
- 论民族形式问题底提出和争点……………胡 风 (238)

——对于若干反现实主义倾向的批判提要,并

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底四周年

- 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王实味 (279)
写在实味同志《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之后……………陈伯达 (294)

关于延安整风

- 文学与生活漫谈……………周 扬 (313)

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

- 批评……………王实味 (323)
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王实味 (325)
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萧 军 (327)
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艾 青 (332)
读实味同志的《政治家·艺术家》后……………金灿然 (343)
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范文澜 (351)
继《读〈野百合花〉有感》之后……………伯 钊 (358)
关于王实味……………陈伯达 (363)

——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的发言

- 对当前文艺上诸问题的意见……………刘白羽 (369)
谈延安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 and 任务……………艾思奇 (376)
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丁 玲 (382)

——六月十一日在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

作斗争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 现实不容许歪曲……………艾 青 (387)
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罗 迈 (403)

——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

- 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周 扬 (410)

关于战国策派

- 本刊启事……………《战国策》(435)

文学批评的新动向·····	陈 铨 (436)
“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	汉 夫 (447)
寄语中国艺术人·····	独及(林同济) (455)
——恐怖·狂欢·虔格	
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	欧阳凡海 (461)
有毒的《野玫瑰》·····	谷 虹 (471)
什么是“民族文学运动”? ·····	戈 茅 (478)
《野玫瑰》自辩·····	林少夫 (482)
读《寄语中国艺术人》后·····	沈来秋 (484)
“战国”派文艺的改装·····	洪 钟 (487)

关于现实主义及主观论

广现实主义·····	李南桌 (501)
三民主义的现实主义与文艺创作诸问题·····	邓 拓 (506)
——在边区文艺作者创作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论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	洁 孺 (522)
现实主义的“发凡”·····	闻 歌 (528)
抗战文艺的现实主义性·····	侯外庐 (535)
现实主义的道路·····	茅 盾 (555)
——杂谈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 为《新蜀报》	
二十周年纪念作	
关于现实主义·····	何其芳 (558)
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	雪 峰 (572)
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	胡 风 (582)
论主观·····	舒 芜 (588)
论约瑟夫的外套·····	黄药眠 (621)
——读了《希望》第一期《论主观》以后	
释“战斗要求”·····	方 然 (635)

论现实主义的路(节选)·····	胡 风 (642)
论主观问题·····	荃 麟 (680)
文艺创作与主观·····	乔木(乔冠华) (707)
略论个性解放·····	默 涵 (724)

关于文艺自由

文学上的低级趣味·····	朱光潜 (733)
中国文艺往哪里走? ·····	《大公报》社评 (746)
自由主义者的信念·····	《大公报》社评 (751)
——辟妥协骑墙中间路线	
为谁“填土”? 为谁“工作”? ·····	胡 绳 (757)
——斥《大公报》关于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论	
斥反动文艺·····	郭沫若 (762)
朱光潜的怯懦与凶残·····	荃 麟 (767)
自由主义与文艺·····	朱光潜 (773)
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	
意见 ·····	《大众文艺丛刊》同人 荃 麟执笔 (777)
——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	

关于萧军批判

“古潭里的声音”之二: 驳《生活报》的胡说·····	萧 军 (799)
东北文艺协会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 ·····	(802)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	(806)
编后记·····	(808)

关于“与抗战无关”

编 者 的 话

梁 实 秋

报馆当局看我现在还有一点空闲，教我来编副刊，照例应该说两句话。副刊，一个人编是一种样子，各人的手法眼光不同。我编副刊不只一次，总觉得若编得使自己满意是很困难的。要别人满意就更不必说。主要的困难是好的稿子太少。没有好稿子，编者是没有办法的。编者自己不能天天动笔写文字，写出来也未必就好。当然所谓好与不好，这标准只好凭编者的眼光来定。这一对眼睛也许是明察秋毫，也许干脆是瞎的，但也只好如此。报馆的人请副刊编辑是用什么眼光，我不知道，我揣测报馆请人编副刊总不免是以为某某人有“拉稿”的能力。编而至于要“拉”，则好稿之来，其难可知。这个“拉”即是“拉夫”之“拉”，其费手脚，其不讨好而且招怨，亦可想而知。拉稿能力较大者即是平夙交游较广的人。我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座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所以要想拉名家的稿子来给我撑场面，我未曾无此想，而实无此能力。我的朋友中也有能写点文章的，我当然要特别的请他们供给一点稿子。但不是“拉”。我不“拉”。

自己既不能写，又不能“拉”，然则此后副刊的稿件将要靠谁呢？靠诸位读者。

读者诸君，你们花钱看报，看到我们这一栏，若是认为不好，你们有权利表示不满。但是我想，广大的读者是散布在各地地方各阶层里的，各

有各的专长,各有各的经验,各有各的作风,假如你们用一些工夫写点文章惠寄我们,那岂不是充实本刊内容的最有效的方法么?选择编排是我的事。稿件的主要来源却不能不靠读者的赞助。我们希望读者不要永远做读者,让这小小篇幅做为读者公共发表文字的场所。

文字的性质并不拘定。不过我也有几点意见。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此其一。长篇的文章,在日报的副刊里是不很相宜的,所以希望大家多寄一些短的文字,不过两千字最好。并且我有一个信念,以为文章宁简短,勿冗长,我想在提倡“节约”运动的时候,大家一定也赞成。此其二。稿子寄来,我准细心看,若不登,附有邮票者准寄还;若登得慢别催。此其三。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重庆《中央日报》副刊《平明》

“与抗战无关”

罗 荪

“标新立异”虽说是表示“与众不同”，其实也还是属于“投人所好”的一类的。因为人大抵是喜爱新鲜的，看惯了红颜色的人，就喜欢看点白的，吃惯了荤菜的，就想去吃一顿“菜根香”，也正如赌场上的压冷门。

自从抗战以来，（抗战八股之第一股）编副刊的朋友们，在投稿简例上，第一条大抵是：“凡有关抗战的各种作品……”这实在并非仅仅由于大家关心抗战这一点上，乃是这次的战争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主要枢纽，它波及到的地方，已不仅限于通都大邑，它已扩大到达于中国底每一个纤微，影响之广，可以说是历史所无，在这种情况下，想令人紧闭了眼睛，装做看不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也有例外。

譬如说：“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

某先生希望写文章的人，不必一定“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尽可以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但又要求“要真实”。是的，一个忠实于现实的写作者，他是不应该也不能忘掉“真实”的，但在今日的中国，要使一个作者既忠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依我拙笨的想法也实在还不容易，除非他把“真实”丢开，硬关在自己的客厅里去幻想吧，然而假使此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

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我想,他也不能不想到,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闭了眼睛装瞎子,其实也非易事。这个冷门怕是压空了的。

在今日的中国,想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纵然不是奇迹,也真是超等天才了。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重庆《大公报》

“与抗战无关”

梁 实 秋

昨天《大公报》副刊载有罗荪先生的一段文字，标题是《与抗战无关》。题目很“新鲜”，所以我看下去了。内容是反驳十二月一日我在本刊所写的一段《编者的话》中的一节。这一节的原文是——“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一节原文也被罗荪先生引录了，但是承他的情，他没有写出我的姓名，只称我为某“先生”“此公”。

罗荪先生对这一节表示了不满，他说我是“正如赌场上的压冷门”而且是“压空了的”。编一个副刊，原来和上赌场可以相提并论，我实在没料到。并且我没有上过赌场，何谓冷门，何谓热门，我也不懂。不过若说 I 有意“投人所好”，那是没有的事；假如我要“投人所好”，我何尝不会写罗荪先生那样的文字？

我已经明白的说“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所以罗荪先生所挑剔的不过是说“一个作者既忠于真实而又要寻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是“不容易”而已。其实谁说“容易”来的！与抗战有关的材料，若要写得好，也是“不容易”的，据我看，只有二种文字写起来容易，那就是只知依附于某一种风气而摭拾一些名词敷凑成篇的“抗战八股”，以及不负责任的攻击别人的说几句自以为俏皮的杂感文。

我可以再敬告读者：

(一) 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

(二) 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

我相信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以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的。譬如说吧，在重庆住房子的问题，像是与抗战有关了，然而也不尽然，真感觉到成问题的只是像我们这般不贫不富的人而已。真穷的人不抗战时也是没有房子住的，真富的人现在仍然住的是洋楼大厦，其富丽不下于他们在南京上海的住宅。

讲到我自己原来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现在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是我个人的私事。不过也很有趣，不日我要写一篇文章专写这一件事。但是我现在要声明，罗荪先生的幻想是与事实不符的。他说我（即“此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事实恰好相反。什么是“德国式建筑”？重庆还有“古老的建筑”吗？我都不敢回答。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面，这是要证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年前就有自命为左翼作家的一位在一个《萌芽月刊》里说梁实秋到学校去授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荪先生的这一笔，不高明。在理论上辩驳是有益的事，我也乐于参加，若涉及私人的无聊的攻击或恶意的挑拨，我不愿常常奉陪。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六日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中央日报》副刊《平明》

再论“与抗战无关”

罗 荪

读了十二月一日《中央日报》副刊上梁实秋写的《编者的话》之后，我曾写了一篇《与抗战无关》，发表在十二月五日的《大公报》副刊上。第二天，就又读到梁实秋的“反攻”，题目也叫做《与抗战无关》。

我在那篇文章中指出的主要点是说：“这次的战争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主要枢纽，它波及到的地方，已不仅限于通都大邑，它已扩大到达于中国底每一个纤微，影响之广，可以说是历史所无，在这种情况下，想令人紧闭了眼睛，装做看不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今日的中国，要使一个作者既忠实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依我拙笨的想法也实在并不容易”。我认为这种倡议，不过是表现了某些人的心理上存在的“避难所”的一种自觉而已。

但是在梁实秋的反攻中，并没有直接答复这个问题，却把正面文章拉开了，一扯扯到他自己坐丝绒垫汽车到大学去授课的事。这手法是想把读者的注意点拉开，把论争看做是“人身攻击”，其实，这一“着”并不高明，一经戳破，也就暴露了原形。

现在还是把原题拉回来吧。

梁实秋在第一篇文章中已表示他需要的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在第二篇文章中，更确定地说：“我相信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的。”其欢迎和需要“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之主张，可以说是贯彻到家了。

然而,我还要问:那些与抗战无关的许多材料,究竟是什么呢?梁实秋曾举了个例子,这例子是关于在重庆住房子的问题。他说:“像是与抗战有关了,然而也不尽然!”其实仍还是“尽然”的。比如说重庆的房子吧,且不去问好坏,大家周知的事,一年前重庆的空房子既多又便宜;现在不但房价贵,要找间把房子住住就是个大问题。很简单,如果没有“抗战”,重庆就不会有突增的几十万人。那些原来住在青岛、北平、上海、南京……的,就不会搬到重庆来住,这能说和“抗战”无关么?

我以为,如果硬要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就必须抹杀了“抗战”这一事实的存在,躲到“与抗战无关”的地方去。然而可惜的是这种“地方”在今日的中国是不存在的。我再肯定地说一遍:今日的中国是没有与抗战无关的地方的!

不过,假若我们的“文艺家”或者是“史学家”,想认真地找点“与抗战无关”的文章,倒也并非没有,而且也还缺少材料。比如现在的天津《庸报》,上海的《新申报》,上面是颇不少可为例证的材料。可是我确信,在抗战的今日,成为新都的重庆是绝不应该有“与抗战无关”的文章!

然而,梁实秋却偏偏要求作者去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写成“与抗战无关”的文章。我想,这是和梁实秋一贯的主张有关的。要找出梁实秋的主张也不困难。两年以前,在“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之后不久,也正是阿比西尼亚在英勇地举起了反帝反法西斯的旗帜,抵抗意大利的“文明侵略”的时候,梁实秋就正在主办着一个刊物,叫做《自由评论》,就曾发表了很多宏论。现在只举一条:

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弱国,比阿比西尼亚还弱的弱国。我们不配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更不配说什么“扶助世界上之弱小民族”,尤其不配梦想“世界大同”,我们应该干干脆脆的承认我们现在是一个弱国。

我想,每一个中国人看过之后,也就很了然梁实秋所主张的究是什么了。

但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却已经不仅是一个中国人要喊,而且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行动了,并成为伟大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的解放战争了!不能说,中国变成了强国才要喊,才要打;正相反,做

为一个弱国的中国，不能容忍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不愿意做亡国奴的每一个中国人，就更其要喊，要打！

抗战已经进行了一年又六个月的今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为祖国的抗战服务，要为祖国的抗战献身，要把一切工作变为有利于祖国抗战工作，要把一切人力变为有利于祖国抗战的人力。作为时代号角，反映现实的文学艺术，更其不能例外的要为祖国的抗战服务。然而梁实秋抹杀了今日抗战的伟大力量的影响，抹杀了今日中国的抗战这个真实的存在，抹杀了今日全国爱国的文艺界在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抗战的文艺。他却要作者到人生中去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要他的读者读与抗战无关的文章，要人们忘掉抗战这个现实的斗争。难道抗战了十八个月，真的对梁实秋影响都没有么？难道抗战了十八个月，真的还有与抗战无关的人生么？而梁实秋却大加提倡的号召人们去寻找“世外的桃源”。

我想，最明白的道理，就是因为今天的抗战和他的“主张”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此而已。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重庆《大公报》

谈“抗战八股”

宋之的

现在又有了新名辞，叫做“抗战八股”。

什么是“抗战八股”呢？手定“抗战八股”的人可没有具体的说明，只看到空洞的说“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可写“与抗战无关的材料”。

什么叫“与抗战无关”呢？在“微雨里谈梦”，怕是“与抗战无关”的吧！但假如那个“谈梦”的人是个兵，他大概会梦到打死日本人或被日本人打死的！假如是别种人，只要他曾身历着目前抗战的种种艰辛，只要抗战是影响着整个的社会生活，他怕也不能做出“与抗战无关”的梦来。自然，一定要做，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不过那却成了“刘别谦式”的作品，不仅荒唐，而且滑稽，没有半点“真实”，只剩下流畅了！

在我们看起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在现在是“与抗战无关”的。不管是在前线流血，还是在后方“乱爱”，都不能说是与抗战无关。所以我们中国人，现在所写的文字，都与抗战有关，是当然的事。自然，所写上发表的大抵是现象，是速写，没经过琢磨，也没时间去琢磨。热情淹没了人物，叙述多过于描写，距离所谓“伟大的作品”的门槛还远得很。但材料是“真实”的，人物是“真实”的，生活是“真实”的，情绪也是“真实”的。虽然把握“真实”的程度有差别，表现“真实”的技巧有高下，但凡有所作，总向着一个方向，因为也只有一个方向。

倘在庞大的材料里，仔细地去研究，比较，分析和选择，那写出的作